

# 飘

下

Gone with the Wind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 飘

[美] 玛格丽特·米切尔 著  
崔淑玲 王成云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美)玛格丽特·米切尔(Mitchell, M.)著;崔淑玲,王成云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飘… II. ①玛…②崔…③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2278号

---

飘

---

译者:崔淑玲 王成云

责任编辑:子 龙

---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2.625

字 数:6507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413.00元(全二十三册)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第 四 部

### 第三十一章

一八六六年一月的一个下午，天气很冷，斯佳·奥哈拉正在起居室里写给皮蒂姑妈的信，具体解释她自己、媚兰及艾希礼都不回到亚特兰大陪她住的原因。她很烦躁，她写这样的信已经是第十次了，而且她知道姑妈会像以前那样看不了几句就会把信放下，然后另一封信就会飘来：“可是我一个人住，我真的好孤独、好害怕呀！”

她搓了搓冻僵了的手，又把双脚用旧棉絮紧紧裹住。她的鞋已失去了保暖作用，因为鞋后跟已经磨穿了，垫着的破毡片只是使她的脚不直接接触地而已。她想到了那天早上威尔到琼斯博罗给马钉铁蹄去。啧！啧！马还穿鞋哪，这啥世道了。

她正要继续写她的信，这时她听到威尔从后门进来了，他的木腿在起居室外面的穿堂里梆梆作响。响声停止了，她想他要进来了，但等了一会儿，并无动静，于是她叫了他。他进来了，脸冻得通红。他看着她，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

“斯佳小姐，你到底攒有多少钱了？”他问道。

“你是为了我的钱要同我结婚吗，威尔？”她生气地反诘道。

“不，没什么，小姐，我只是想知道而已。”

她盯着他，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出点什么来。但威尔一脸满不在乎的神色，不过他一直就是这副模样。斯佳隐隐觉得出了什么事。

“我现在有十个金元。”她说，“这是北方佬留下的最后的一点

钱了。”

“噢，这恐怕是少了点，小姐。”

“少了点，干什么少了点？”她焦急地问道。

“这不够交纳税金。”他一面回答，一面蹒跚地走到壁炉旁边，低下身去烤火。

“税金？”她机械地重复了一下。“我的上帝，威尔！这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是已交过税了吗？”

“是的，小姐。但他们说你交得还不够。这是今天我从琼斯博罗那边听来的。”

“可是，威尔，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斯佳小姐，我知道你确实够烦的了，我也不想再添加你的烦恼，但我不得不告诉你，他们把塔拉的税额提高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我敢打赌，这是县里最大的一笔不动产税。所以你还得付更多的税金。”

“可是既然我们已交过一次税，他们就不该再向我们要更多的税款了。”

“斯佳小姐，你没到过琼斯博罗，我也庆幸你没到过那儿。那不是一位妇人呆的地方。可是要是你去多了，你就会发现，现在当政的是共和党和提包党人，这些流氓会让你气炸肺的。而且，黑鬼把白人从人行道上推下去的事也时有发生，还有——”

“可是这与我们的税金有什么关系？”斯佳不耐烦地打断他。

“马上就说到，小姐。出于某些原因，那些无赖对塔拉的税金强烈不满，以为那是个年产上千包棉花的地方。我得到这消息，就到附近的酒吧去，打探人们的闲话。我发现有人希望你付不出这些额外税金，那样政府就将公开拍卖，他就可趁机低价买到塔拉。谁都知道你是付不起这笔高额税金的。我还没查出到底谁想买下这块地。不过我想那个胆小的家伙——希尔顿，就是娶了凯瑟琳小姐的家伙，他肯定知道，因为我正要向他探听时，他就尴尬地笑了。”

威尔在沙发上坐下，抚摸着他的半条腿，这半条腿遇寒就发作，疼痛难忍，而且木腿也接得不好，很不舒服。斯佳不知所措地看着他。这是个要命的消息，而他却显得那么从容。由州府公开拍卖吗？那他们怎么办。他们到哪儿去？而且塔拉将为另一个人所拥有了，这，这简直不可思议！

她只致力于塔拉的生产，而对外界发生的事知之甚少，也不大去关心。既然有威尔和艾希礼替她料理在琼斯博罗和费耶特维尔的一切事务，她就极少离开过农场。她甚至像战争爆发前对父亲有关战争的谈论充耳不闻那样，对威尔和艾希礼有关开始重建的闲聊也不大在意。

当然，她听说过那些倚仗共和党大谋其利的南方败类，还有那些提包党人，那是些在南方宣告投降后就如嗅到屎的苍蝇般蜂拥而来的北方佬，他们用一个提包把自己的财产都带来了。她甚至跟那个所谓的“自由人局”打过几次不愉快的交道。至于解放后的黑人变得傲慢无礼，这点却令她难以置信。毕竟她长了这么大还没见过一个傲慢的黑人。

不过，威尔和艾希礼一致向她隐瞒了许多事情。战争祸害过去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更严重的重建时期的祸害。只是两人商定在家讨论当前局势时，不要提那些可怕的具体情况。而且，偶尔斯佳一时兴起在旁边听他们议论时，也不过是从这只耳朵进，再从那只耳朵出来，从没放到心上。

她听艾希礼说过，南部正被当做被征服者对待，而征服者所采取的就是报复性政策。不过这种报道对她依然毫无意义，在她看来，政治是男人们的事，与她无关。她也听威尔说过，似乎北部并不想让南部重新站起来。好吧，斯佳心想，男人就爱瞎操心。至于她，北方佬过去没鞭打过她，这次看来也不可能。现在最重要的是拼命工作，不用因为北方政府发愁。不管怎样，战争已经结束了。

斯佳没体会到一切竞争的游戏规则都已改变了。诚实的劳动并不能得到公正的报酬了。佐治亚州如今几乎都处于军管之下。

北方士兵管制着整个地区，“自由人局”完全掌管了一切，而他们正在建立有利于他们自己利益的法律。

这是联邦政府组建的局，其职能是管理那些懒惰而又激动的解放了的黑奴。现在，他们吸引了成千上万的黑人从种植园转移到乡村和城市中来。局里供养他们，而任由他们游手好闲，并毒化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起来反对他们以前的主人。杰拉尔德家的前监工乔纳斯·威尔克森负责设在塔拉的分局，凯瑟琳·卡尔弗特的丈夫希尔顿充当他的助手。他们两人到处散发关于南方人和民主党人正在伺机把黑人重新沦为奴隶的谣言，黑人只有依赖这个局和共和党的保护才能避免这一厄运。

威尔克森和希尔顿向黑人鼓吹，他们没有什么比不上白人，并且很快就可以被允许同白人通婚，他们以前的主人们的财产很快就可以由他们来瓜分，每人都将得到属于自己的四十英亩地 and 一头骡子。他们还以所谓的白人逞凶作恶的事来煽动黑人，以至于在这个一向以主奴关系亲善闻名的地区，仇恨和猜忌开始抬头，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弥漫开来。

“自由人局”倚仗士兵撑腰，军方发布了大量前后矛盾的管制被征服者的法令。人们动辄被捕，甚至对该局官员冷漠也会成为罪名。军方颁发的命令包含了学校的、卫生的、日用品销售以及其他一切事物，甚至连衣服上钮扣的种类都要管。威尔克森和希尔顿有权干涉斯佳的一切经营活动，并对她买卖的物品规定价格。

斯佳接受了威尔的劝告，自己只管理农场，而买卖经营上的事由威尔来照料，所以斯佳极少同这些人打交道。威尔温和地同他们周旋，解决了很多这类问题，但他从未跟斯佳提起。他可以跟北方佬和提包党周旋下去——要是他必须这样做的话。但是现在这大问题，他自己做不了主。这涉及到一笔额外规定的税金和失去塔拉农场的危险，这不能不让斯佳知道——而且必须马上知道。

她瞪着的双眼望着他。

“啊，该死的北方佬！”她嚷着，“他们狠揍了我们，使我们成了

乞丐，这难道还不够吗，还要放任那些流氓无赖来欺凌我们吗？”

战争结束了，但北方佬却统治了她，他们可以掠夺她，令她挨饿，把她从自己的家里赶出去。她太天真了，以为既然和平已宣告到来，只要熬过重建的这段苦日子，到了春天，一切都会好起来。而这突如其来的坏消息，将她整整一年来的辛苦及企盼击得粉碎。

“噢，威尔，我一直以为战争结束了，我们的苦难也就到头了！”

“不会的，”威尔扬起那张瘦削的乡巴佬面孔，镇定地说，“我们的苦难才刚开始呢。”

“他们要征收我们多少的额外税金呢？”

“三百美元。”

三百美元！一时间她被这数字噎得张口结舌。

“怎么，怎么——那我们无论如何也得筹集这三百美元了。”好一会儿，她才嗫嚅道。

“是的。鱼或熊掌，两者都要，这不容易啊！”

“啊，不过威尔！他们是不能卖塔拉的，你看——”

威尔一贯温和的眼睛流露出无比的仇恨和痛苦，这大大出乎她的意料。

“哦，他们不能？他们不仅能而且他们乐意！斯佳小姐，这个国家已经沦为地狱了——如果你不介意我这样说。提包党人和流氓有投票权，但我们民主党人大部分没有。这个州的任何民主党人，只要他一八六五年在税收登记上有两千美元的税额，他就没了投票权。这条规定把你父亲和塔尔顿先生以及麦克雷家和方丹家的少爷们的选举权都剥夺了。凡在战争期间担任过联盟军上校以上军官的人都不能投票，而且，斯佳小姐，你信不信，我们这州比南部联盟其他各州有更多的上校。还有，凡是在联盟政府中任过职的人也不能投票，从公证人到法官都被排除了，而整个林区这样的人多得是。这样一来，还有几个人能投票呢？北方佬所制造的那个赦免誓言，就是使所有战前有身分的人都没有投票权，精干的人不能，上流社会的人不能，有钱的人也不能。”

“哼。我就有投票权，只要我能履行那个可恶的誓言。一八六五年我一文不名，更不是什么上校和体面人物。但我是不会去宣誓的，再倒霉也不会！如果北方佬行为正直，我也许已经立誓忠于他们了。但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了。我看透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可以把我逼回联邦，但绝不能把我改造成联邦分子。你看希尔顿那样的流氓，他有选举权，像乔纳斯·威尔克森，像斯莱特里家那样的无赖，像麦金托什家那样的废物，他们都有选举权，他们都在管事。只要他想欺负你，就可以叫你交三十倍的额外税金，就像黑人杀了白人而不判刑。或者……”他忿忿地说着，但没有再说下去，他觉得难以启齿，而他们两人都分明记得，在洛夫乔附近那个偏僻农场里一位孤单的白人妇女的遭遇——“那些黑人可以为所欲为地伤害我们，损害我们的利益，而‘自由人局’和士兵却用枪杆子为他们撑腰。可我们不能参与选举，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选举，选举！选举与我们眼前的事有什么关系，威尔？”斯佳恼怒地嚷道，她不想谈政治，只想如何解决眼前的困境。“我们谈的是税金……威尔，谁都知道塔拉是一个多么好的农场，我们绝不能失去它。万不得已，我们可以用它抵押到一笔钱，只要能付税金就行。”

“斯佳小姐，你并不傻，为什么有时却说出这种傻乎乎的话来呢？你想，谁有钱来押贷这个农场？除了那些一心想得到你的农场的提包党。还有谁呢？他们会给你钱吗？你看，每个人都有了土地，你的地能押出去吗？”

“我还有从那个北方佬身上取下的钻石耳坠呢，我们把它卖了，那也能得到一部分钱。”

“斯佳小姐，这附近还有谁能买得起耳坠呢？人们连买腌肉的钱都没有了。谁还会买首饰呢？假如你真有十个金元，则我敢打赌，这个地方已经没几个人的存款比得上你的了。”

他们俩谁也不说话了。斯佳感到她的面前有一道难以逾越的墙壁。过去的一年她碰了多少次壁啊。

“我们怎么办，斯佳小姐？”威尔征询地问。

“我不知怎么好。”她把十指插在头发里，她实在不知如何是好，她甚至打算不再去想它了。这确实是她额外碰到的一堵墙壁，她不知如何去推倒它，而她却感到无比困倦，连骨头都酸疼了。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工作，为什么要那样去挣扎，为什么那样去折磨自己，而每次挣扎来的结果却好像只有失败。

“但这事不能让爸爸知道，那只能徒增他的痛苦罢了。”她补充道。

“这我知道。”

“你跟别人谈过这事了吗？”

“还没有哪，我一回来就到你这来了。”

这个当然，无论谁有什么不好的消息总是第一个就来告诉她。她是这样想的，并为此感到无比懊恼。

“你咋不跟威尔克斯先生说呢？说不准他会有好主意呢。”

威尔用温和的眼光望着她，这使她感到自从艾希礼回家的那一天起，他就明白了一切。

“他在下面的果园里劈木头呢。我回来的时候就听到他的斧子响了，但我想他的境况也不会比我们好，我是指钱的方面。”

“我只是想跟他谈谈这事，这难道不行吗？”她突然提高了声音，并把裹着脚的碎棉絮踢开，站了起来。

威尔默不作声，只是在炉火前不住地搓着双手。“那你多穿点衣服，把围巾裹上吧，斯佳小姐，外面冷着呢。”

斯佳没有披围巾，她急着见艾希礼，她要把她遇到的困难告诉他，而围巾在楼上，她等不及了，匆匆走了出去。

要是他一个人在那儿，那会多好啊！自从他回来以后，她还没单独跟他说过半句话。他总是跟家人在一起，媚兰总是伴着他，还不时拉一下他的袖子，好像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会消失似的。斯佳对这副亲昵的样子极为妒恨，虽然她曾想过也许他已死了，这种感情也一度消失。现在她要单独去找他了，她希望不会再有人妨碍

她跟他单独谈谈了。

走过那片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的果园，野草上的水滴透过那双磨穿了鞋跟的拖鞋，打湿了双脚，一股凉气从脚迅速传遍全身。但她不在乎，她已听到沼泽那边传来艾希礼的斧子的震响了。

北方佬已把那些栅栏都烧光了，要重建起可不是易事。没有什么东西是容易的，她忿忿地想，并感到无比懊恼。为什么艾希礼不是她的丈夫，如果他是她丈夫，她可以靠在他怀里，可以嚷着操着，把一切负担都推给他，催他尽力尽快解决，她不必为这些事烦忧，那有多惬意呀。不过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他已是属于媚兰的了，她不禁又冒起一股莫名的火。

转过一丛在寒风中无力地摇曳着的石榴树，她便看到了他。艾希礼拄着斧柄，正在擦拭着额头的汗珠。他只穿着一条粗布裤子，已经有几个地方破了，上身是一件杰拉尔德的衬衫，那件以前只有法院开庭日或野餐时才被用上的衬衫，现在已经皱巴巴的，套在新主人身上，显得那样的窄小。他的上衣挂在树桠上，随着光秃秃的枝条飘曳着。看到她过来，他直起了身子。

看着艾希礼衣衫褴褛，手持利斧，她都忍不住要流泪。她不愿看到她那文雅善良的艾希礼竟是这副衣衫褴褛、劳苦不堪的样子。他的手不是用来干活的，他的身子也应该只配穿绫罗绸缎。他应该坐在高堂里同亲朋们高谈阔论，或者在雅致的阁楼里写诗弹琴，而这些音韵作品又无需赋予什么含义，只要他们自娱就行。

她不能忍受艾希礼受这种委屈，尽管自己的孩子用麻布袋做围裙，威尔比大田里的苦力工作得更辛苦。她就是忍受不了艾希礼受苦，他太文雅了，太高贵了，他是绝不能过这种生活的。她宁愿自己去劈木头，去受苦受累，也不愿艾希礼受到丝毫的委屈。

“亚伯拉罕·林肯就是劈栅栏出身的呢，”艾希礼耸耸肩，“你想想，哪天我也能当上总统。”

斯佳叹了口气，他总是在困难面前谈这种轻松的事。甚至有时她会为他的话大发雷霆，因为在她看来，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

斯佳把额外税金的事直截了当地跟他说了，一说出来就觉得如释重负。她企盼地看着他，她知道他会有办法的。但艾希礼并没说什么，只是从树枝上取下上衣，披在她发抖的身躯上。

“怎么啦，”斯佳忍不住问，“你不觉得我们必须弄到那笔钱吗？”

“那当然。但从哪弄呀？”

“我正问你呐。”她气恼地跺了一下脚。刚才已卸下的重负又压上了肩头。她忍不住要哭，他竟连句安慰的话也没说。

他淡淡地笑了一下：“我回来这么久，我知道只有瑞德·巴特勒才真正有钱。”

这是从上星期皮蒂帕特姑妈给媚兰的信中得知的，信中说瑞德用一辆两匹骏马拉的马车把大把大把的美钞运回了亚特兰大。只是她还曾提及他的钱是不干净的。姑妈的看法是在亚特兰大颇为流行的，就是说瑞德曾卷走了联盟州金库里的一笔价值数百万的款子。

“别提这种人，”斯佳打断了他的话，“只要世界上还有流氓，他就算一个。只是我们该怎么办？”

艾希礼放开斧子，抬头看着远方。好像他的眼光落到了她远远看不到的地方。

“我不光为我们在塔拉的人担心，我还担心整个南部的每一个人。我们都该怎么办？”

她几乎要吼道：“让南部的每一个人见鬼去吧！问题是我们怎么办！”但她忍住了，她只觉得那种厌倦又涌上了心窝，而且比往常更甚。艾希礼竟一点也帮不上忙。

“这种情况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你只要看看历史上每一文明的遭到毁灭的过程就知道了。大浪淘沙，强者生存。我们能亲历这样的一次 Götterd ammerung<sup>①</sup> 虽然会遭受很多苦难，但也

---

① 德语：世界在诸神与巨人的斗争中毁灭。

算有幸。”

“亲历一次什么？”

“诸神的末日。虽然我们南方人并不自认为是神。”

“噢，我的上帝。艾希礼·威尔克斯！请你不要再给我胡扯了。这次要淘汰的是我们。”

她这种夸张了的疲惫感好像使他震动了，从遥远的遨游中回到现实。他捧起了她的双手，轻吻着两只手心和手上的老茧。

“这是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的手。这是双很美的手，因为这双手勤劳、结实。斯佳，每一个老茧，每一个伤痕都是上帝对你勇敢坚强的奖赏。你为了我们大家，为了你父亲，那些女孩子们，媚兰，那宝贝，那些男人，还有我，把手磨出了老茧，但这仍是我所见过的最美的双手。我知道你会想：‘这里有个不切实际的家伙在胡扯古代诸神的废话，而无法解决现实中面临的问题。’亲爱的，是不是这样？”

她默默地点点头，只希望他永远握着她的双手。然而他却慢慢放开了。

“你来这里找我，是想得到我的帮助。可是我没有这种本事呀。”

他苦着脸，凄凉的目光转向那把斧子和那堆木桩。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我的家，我的财产，都没了。属于我的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了，我现在是毫无用处。我帮不了你，斯佳，我只能老实地学着做一个笨拙的农夫。可是这样我是无法帮你保全塔拉的。你以为我们在这里全靠你的周济过活，还不明白这处境的悲惨吗——唔，全靠你的周济。我今生今世报答不了你为我和我们全家所作出的牺牲，出自你善良仁慈的牺牲。我越来越深刻感受到这一点。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自己是那样的无能，以致不配得到你赏赐给我们的恩泽。我这种喜好空谈的恶习，使我更加难以面对新的现实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斯佳？”

她点点头，虽然她对他所说的话并没有一个清晰的概念，但她

还是细心倾听他所说的每个字。这可是她第一次听到他向她敞开心扉，尽管他的外表还显得离她那么遥远。她为这个新发现激动得不能自己。

“不愿直面赤裸裸的现实，是我的懦弱。直到战争爆发，我还把生活当成幕布上的戏剧一样，从没感到它是真实的。我也乐于如此。我不喜欢把一切事物弄得清清楚楚，我只希望它们模糊些，有个朦朦胧胧的轮廓。”

他稍稍停了一下，凄然一笑，皱巴巴的薄衣随着寒风抖动。

“总的来说，我就是个懦夫，斯佳。”

斯佳并不在乎他所说的影子戏和模糊轮廓的话，她只在语言上听懂了他的最后一句话。她知道那并非真话，他身上没有半分懦弱。他细长的身躯的每根线条都证明他继承了历代祖先的勇敢和英俊，而且他在这次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每个细节都是斯佳深为自豪的。

“不是的，你不是这样的！一个懦夫不会在葛底斯堡爬上大炮鼓励士兵振作起来重新战斗，将军也不会亲自给媚兰写信讲一个懦夫的事迹。再有……”

“那并非勇敢。”他不屑地打断她，“战争就如香槟酒，它既能影响英雄的头脑，也能迅速影响懦夫的头脑。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不是你把敌人撂倒，就是你被杀掉，在那种情况下，傻瓜也会勇敢起来。我现在说的又是另一回事，而且这种怯懦，比第一次在战场上听到炮声的情况还要糟糕。”

他费劲地说出来，仿佛说出来就更令他痛苦似的。要是换了别人，斯佳肯定会认为他是故作谦虚或另有所图而不屑一顾。但她知道艾希礼不是这样的人，他的眼睛里还流露出对她躲躲闪闪的神色——那不是恐惧，也不是抱歉，而是对于一种无法逃避而又不可抵挡的压力的一种焦虑心情。寒风吹拂着她又湿又冷的双脚，她不禁又颤抖起来，这颤抖与其说是因为寒风，还不如说是因为他的话激起了她心中的恐怖。

“那么，艾希礼，到底什么东西使你惧怕呢？”

“噢，是些无可名状的东西。说出来也许十分可笑。最主要是生活突然变得太现实了，变得那么切身了，不得不同一些繁琐的杂事打交道。这并非是不愿意在这泥泞中劈栅栏，而是我无法接受这种突如其来的现实。我实在无法忍受我所爱的过去生活中的那种美就此消失。斯佳，战前的生活多么美，多么富有魅力，就像古希腊艺术那样圆满、完整的匀称。虽然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如此——这点我现在是懂得了。但至少对于我，生活在‘十二橡树’村是真正完美的。我只适合于那种生活，我完全就是它的一部分。但是它已经没了，我与这种新生活格格不入，因而我感到害怕。我现在才晓得，我以前就生活在一出影子戏里。我回避了所有非虚幻模糊的东西，所有太现实、太有生气的人和情景。我讨厌它们闯入我的生活。还有你，斯佳，你太现实了，太有活力了，而我却懦弱得只愿与影子和梦幻为伍。”

“那么——那么，媚兰呢？”

“媚兰是个最温柔的梦，只是我梦想的一部分。假如没有战争，我会在我的梦里度过悠闲的一生，幸福地长眠在‘十二橡树’村，愉快地看着生命的消逝而不觉得自己也是其中的一部分。然而战争一来，生活的真面目就跳出来，把我的梦击碎了。我首次参加行动时——那个布尔溪战役——我看到我的童年伙伴被炸得四处飞溅，手一块，脚一块的，垂死的马匹在凄惨地嘶叫，我领略到开枪杀人和看着他们喷血扑倒的令人作呕的恐怖感觉。这还不是最坏的情景，战争中最可怕的是那些我必须与之相处的人。”

“我一直在回避与人打交道，因此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朋友。然而战争终于使我明白，我曾经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其中住着的都是些梦想人物。战争使我知道真实的人是怎么样的，但它并没教我如何同这些人一起生活。我害怕永远也学不会。我现在明白了，要养活我的妻子儿女，我就必须在那些与我毫无相似之处的众人当中开辟自己的生路。至于你，斯佳，你是那种抓住生

活的双角同它扭打，使它顺从你的人。可是我，我甚至不知如何去适应生活。斯佳，我害怕的就是这。”

他用低沉浑厚的声音继续他那令人难以理解的情感独白。斯佳偶尔抓住一些话，试图理解它们的意思，但那些话就像野鸟那样噗地从她手中飞走了。她觉得有条鞭子在残忍地驱赶着它，但她不明白那到底是什么。

“斯佳，我不知道我孤独地绝望地意识到我个人的那出戏已结束了是在什么时候，也许就是在布尔溪战役爆发后五分钟，当我看到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倒地的时候。但那时我知道事情结束了，我再不是一名悠闲的旁观者了。不，我突然发现自己上了银幕，成了一个演员，在摆一些无谓的姿势。我的内心世界没了，人们侵占了它，这些人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他们的像野蛮人的行动也与我的意愿格格不入。他们随意蹂躏我的新天地，有时情况糟到难以忍受我却也找不到一席容身躲避之地。我在监狱里曾想着等战争结束后，我就可以回到我的生活中去，回到我的梦想中去，我就可以再看到那出影子戏了。但是，斯佳，这已不可能了，战争已经破坏了一切。而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是比战争还要糟、比监狱更糟——对我来说甚至比死亡更糟的局面……斯佳，我是在受恐惧的煎熬呀。”

“但是，艾希礼，”她接口说，犹如在迷惘的黑夜中摇曳的火光，“要是你是为我们的饥饿担忧，那么——那么，唉，艾希礼，我们可以想办法！我想我们总会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艾希礼转过来看着她的脸，灰色的晶莹的眼睛中流露出钦佩的目光。但目光很快又变得茫然了，这使她的心不由得猛地一沉，意识到他并不是在担心饥饿的问题。他们常常像是用不同语言交谈的两个人。她是那样地深爱着他，以致每当他像现在这样畏缩时，就犹如烈日当空时突然乌云密布，把她独自留在风雨欲来的旷野中。她真想抓住他的肩膀，靠在他怀里，让他明白她是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什么他想像或梦见过的虚幻的东西。她想领略到

和他合二为一的那种感觉,这种感觉自从他从欧洲回来,站在塔拉的台阶上对着她微笑的那一刻起,她就在渴望着,她一直企盼着那一刻的到来。

“我挨过饿,我知道挨饿不是一件好受的事,”他说,“但挨饿并不能使我害怕,我害怕的是失去我们旧生活中的那种慢悠悠的美感,还得去面对生活。”

斯佳感到绝望,她思索着,也许媚兰会懂得这句话的意思。媚兰经常与他谈这些蠢话,什么诗呀,书呀,梦呀,月光呀,流星雨呀,等等什么的。他与她所害怕的不同。他不怕挨饿,不怕寒风刺骨,也不怕被从塔拉赶出去。然而他现在正面对着恐惧瑟瑟发抖,这倒是她始料不及的。她不明白在这劫后余生的世界里,除了挨饿受冻以及丧失家园,还有什么更令人害怕的东西。而且她思量过,只要她细心倾听,她会懂得他的意思,晓得怎样去回答。然而她完全失望了。

“啊!”的一声包含了极大的无奈,她就像一个费劲地打开一只包装漂亮的礼盒而发现里面空无一物的孩子似的。听到这声叹息,艾希礼惨然一笑。

“原谅我对你说了这么多话,斯佳,你不会理解的,因为你根本不明白恐惧的含义。你有颗狮子般的心,又不会胡思乱想。我非常羡慕你这两个品性。你永远不会害怕面对现实,也不必像我这样逃避现实。”

“逃避?!”

仿佛这是她惟一能听懂的字眼,原来艾希礼也跟她一样厌倦了斗争,所以才要逃避,想到这儿,她不禁激动起来。

他困惑了,斯佳却把一只手殷切地放到他的肩膀上。

“你听我说,”她忙不迭地讲起来,“我跟你讲,我厌倦了这一切,简直厌倦到了极点,我再也不愿忍受了。我为了吃的挣扎过,我拼命拔草、锄地、摘棉花,甚至扶犁耙。我为此累死累活的,一刻也不停。我告诉你,艾希礼,南部死了!它已经死了!那些北方